

攝影魔術師 街頭浮世繪



▲上世紀五十年代出品的圍裙不遜現時的服裝設計
大公報記者湯艾加攝



▲經典古着圍裙
大公報記者湯艾加攝

圍裙珍藏展 慶祝母親節

【大公報訊】記者湯艾加報道：圍裙承載着許多人對於母親的記憶。但其實圍裙也可以很美。趁着母親節，始創中心地面大堂正舉行「經典古着圍裙珍藏展」，向觀眾展示六十件於上世紀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生產的珍藏古着圍裙。

展出的圍裙包括以不同物料及手工精製的全身及半身圍裙，部分並未曾穿過，更有多款罕有圍裙，包括嬰孩系列、世界特色圖案系列、以舊餐巾及茶巾加工再造而成的再生創作系列等，彌足珍貴，見證圍裙歷代設計的轉變，富有觀賞價值。展期至五月十四日。

這些展品來自古着圍裙收藏家Morgan Wills。Morgan介紹，她自十年前開始收集圍裙，由最初的三十件增至三百五十多件，這

些藏品大多來自二手市場、慈善義賣商店及客人捐贈途徑。作為一名設計師，Morgan自小鍾情手工藝製作，尤其喜愛收集古典的布料和飾品小物，再造成極具特色的生活物品及服飾。除了是一位圍裙收藏家外，Morgan還是澳洲「巴拉瑞特圍裙節」(Ballarat Apron Festival)創辦人之一。

充滿創意的圍裙，為生活添上了一抹亮麗的色彩，也承載着家的美妙回憶。在本月十三日，展場設有圍裙工作坊，讓子女親手製作圍裙送給母親，以表達謝意。

查詢活動詳情可電始創中心客服二一四八一六二六或瀏覽網頁www.pioneer-centre.com.hk。



▲古着圍裙收藏家Morgan Wills與其收藏的圍裙
主辦方供图

【大公報訊】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著名攝影機構——瑪格南(港譯馬格南，Magnum)圖片社的兩位攝影師布魯斯·吉爾登(Bruce Gilden)和馬特·斯圖爾特(Matt Stuart)，日前帶領二十六名攝影愛好者，在深圳啟動「不一樣的視界——瑪格南攝影實踐工作坊」，在五天天時間內，探索了深圳各個角落：華強北、東門、大芬村、荔枝公園、中心公園等，並於深圳萬象城舉辦「跟着瑪格南攝影師街拍深圳」特展，呈現工作坊攝影師探索深圳的城市影像日記。展覽將持續至本月十八日。

瑪格南攝影師深圳授徒

今年是瑪格南圖片社成立七十周年，該社與深圳大乾藝術機構、深圳國際城區影像節攜手，啟動合作影像計劃，工作坊為啟動的首個活動。

瑪格南圖片社創建於二戰後，是世界上第一個由攝影師獨立創建的自治機構，象徵着新聞攝影的最高標準。他們以獨立鮮明的觀察視角，不同風格的拍攝方式，記錄時代跳動的脈搏，成為歷史的見證。

是次來到深圳的兩位攝影師中，七十一歲的攝影師布魯斯·吉爾登(Bruce Gilden)，是當代出色的街頭攝影師，其街頭攝影含有一種肉搏式的街頭生存哲學。張揚、狂野、荒誕，這些誘惑力十足的字眼是他傳達的生活感。他的名言是：「我以極其逼近的拍攝距離出名，並且，越來越近。」獨有的攝影風格讓他陸續獲得美國全國藝術基金會獎、法國美迪奇獎、紐約藝術基金會獎、古根海姆獎等。

吉爾登街拍的一大特色是，常常以從



▲學員在深圳街頭拍攝後合照

工作坊供圖

天而降的手持閃光燈，把走動着的路人從街頭強硬地抽離到底片上。他說，街拍是最難的，因為你不能控制場景，只能選取。吉爾登通過街頭攝影，折射出的都是自己的生活體驗和內心世界。

童真好奇心犀利視角

四十三歲的馬特·斯圖爾特(Matt Stuart)擁有童真般的好奇心和犀利視角，人和生活是他傳達的重中之重。以過於常人的好奇心視角切入到轉瞬即逝的街頭生活，從普通中截取獨特的畫面，利用錯綜交織的三維空間和偶然性的色調搭配組合，營造出一幅幅富有諷刺、幽默、觸動人心的街頭浮世繪相片。他被稱為「街頭攝影魔術師」。

他說，街頭攝影的本質還是攝影，就好比手機攝影的本質也是攝影一樣，「沒



▲馬特·斯圖爾特建議在街頭一個固定的地點來回巡視，並要求把拍攝距離縮短到手臂的距離
工作坊供圖

有所謂的風格，不要想太多，去拍就是了。」斯圖爾特說：「你拍的照片，就是你自己性格，選擇有意思的拍攝對象，拍攝自己喜歡拍的東西，這就是你的風格。」

今年是瑪格南圖片社誕生七十周年，瑪格南將在全世界範圍內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包括多位瑪格南攝影師的作品大型展覽、攝影書籍出版，以及由瑪格南攝影師親自擔任導師的工作坊等。

深圳的相關活動，還包括六場作品展覽，六次公開講座，三場學術論壇，兩個瑪格南攝影實踐工作坊，以及一個為期十五天的瑪格南攝影師駐留創作專案等。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香港新界曲藝同樂總會主辦「粵韻悠揚神采飛揚」粵曲演唱會，上午十時及下午二時十五分於屯門大會堂文娛廳舉行。
- 香港咏研藝術團主辦「母親節感恩演唱會」，晚上七時十五分於北區大會堂演奏廳舉行。
- 「生活、賞美」東華三院中學聯校視覺藝術展，下午四時半於沙田大會堂展覽廳開幕，舉行至五月十日下午五時(今明開放至下午六時半)。
- 香港藝術中心與Children of the Mekong合辦「湄公河——新的神話」展覽，於灣仔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舉行至五月三十一日。
- 「第二十五屆法國五月藝術節」節目：著名攝影師Michel Setboun個人作品展「巴黎黑色的光明」，於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商場大堂舉行至五月二十四日。



▲斯圖爾特(中)帶領學員在深圳街頭拍攝
工作坊供圖



▲吉爾登(中)和學員探討拍攝視角
工作坊供圖

香港管弦樂團(「港樂」)於四月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晚上舉行了「絢麗淨土、革命戰爭」音樂會——前者指貝多芬的《三重協奏曲》，後者指蕭斯達高維契的《第八交響曲》。「港樂」如此形容這兩首作品也不無道理，《三重協奏曲》的確絢麗，《第八交響曲》道盡了戰爭帶來的哀痛、悲傷。

貝多芬三重協奏曲

史托里昂尼三重奏(Storioni Trio)成立於一九九五年，由三位荷蘭音樂家組成：Wouter Vossen使用Cremonese著名的小提琴製作師洛倫索·史托里昂尼(Lorenzo Storioni)於一七九四年製作的小提琴，Marc Vossen使用Giovanni Grancino於一七〇〇年代製作的大提琴，演奏鋼琴的是Bart van de Roer。由此可見，Storioni Trio源自於小提琴製作大師Lorenzo Storioni的名字。這個三重奏組合曾灌錄了全套貝多芬鋼琴三重奏，並在瑞士和荷蘭演奏了全套貝多芬鋼琴三重奏。

這首鋼琴三重奏是貝多芬的作品第56號，寫於一八〇四年，是貝多芬十分不利的一年。在這一年的裏，他遭遇到一連串不如意的事：一、一八〇四年四月被維也納劇院辭退「駐院作曲家」的職位；二、連續寫作了五個月的歌劇《雷奧諾拉》(後改名《費黛里奧》)的演出計劃被迫終止；三、拿破崙稱帝，令貝多芬放棄把《英雄交響曲》獻給前者的原意；四、熱戀中的Josephine von Brunsvik宣布取消與貝多芬的婚約。

貝多芬的祖父輩是弗萊芒人(荷蘭的南部)，後來移民至德國的波恩。「港樂」的指揮 Jaap van Zweden(梵志登)是荷蘭人，目前在樂壇上是當紅的指揮明星，已與紐約愛樂樂團簽約，成為該團的指揮、藝術總監。再加上荷蘭音樂家組成的三重奏，這次可說是百分之百的荷蘭音樂家的演出。梵志登一向是理性、冷靜的，三重奏的三位音樂家也十分理性、冷靜，唯獨作曲家的三重奏作品則理性中帶有爆發能量，而這種爆發能量應該來自三重奏，不僅僅是來自樂團。可惜四月二十六日演出當晚，筆者在文化中心音樂廳內感到三位演奏家未能盡情地「爆發」。

貝多芬的作品可以在理性的框框裏爆發燃燒，尤其是鋼琴部分。貝多芬不是常常彈斷鋼弦嗎？那正是在理性的框框裏爆發的結果，如他的《命運》、《合唱》、《華爾斯坦奏鳴曲》等交響曲和鋼琴奏鳴曲，《鋼琴三重奏》的第一樂章裏，有這種爆發性。Storioni Trio若能十足「爆發」，會令這次演出更為成功。

蕭氏第八交響曲

蕭斯達高維契(1906-1975)生於俄國沙皇時代，成長於蘇聯時代，是二十世紀大師級的交響曲和弦樂四重奏作曲家，音樂史學者說他的十五首交響曲近年來才受到重視，還說他的弦樂四重奏在音樂會上不大聽得到，顯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蕭氏的交響曲可分為不同的類別：第二、三、十一、十二首帶有較明顯的政治意識；第七、八、九首反映了戰爭，雖然十分抽象；第一、四、五、六、十首在發展傳統交響曲結構上有所貢獻；第十三、十四兩首運用了聲樂元素；而最後一首第十五首則超越傳統局限，抒發他個人的情感世界。

蘇聯時代的作曲家享有使用「休息創作館」的特權，蕭氏的《C小調第八交響曲》(作品65)便是他於一九四三年七月至九月在Ivanovo



▲史托里昂尼三重奏



▲香港管弦樂團演奏蕭斯達高維契的《C小調第八交響曲》

鎮附近的「休息創作館」裏寫成的。這所創作館安寧而舒適，但這首交響曲據說是蕭氏「最悲劇的作品」，因為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四四年一月，希特勒圍攻列寧格勒，想用飢餓迫使城內三百萬居民屈服。一九四三年，城中已有一百多萬人死亡，蕭氏曾在列寧格勒城裏擔任輔助消防員，目睹慘況，恐怖記憶難以忘懷。

這首作品有五個樂章，演奏時間六十一分鐘。第一樂章從低音弦開始，遞交給小提琴的長而悲慘的旋律，單薄而抑壓，頗有壓抑感。中間有一樂段，木管、圓號、喇叭、鼓、木琴等狂熱的合奏，將情緒推向狂熱的高潮。

演出當晚梵志登和「港樂」發揮了驚人的音響效果，理性的爆發，然後是英國管奏出感人的哀歌，強與弱的對比極為顯著。第二樂章是五個樂章裏最短的，約七分鐘，伴奏進行曲的木管集中在極高音域和極低音域，節奏喜劇化，一如新聞片裏納粹操練的步伐。

第三、四、五樂章一氣呵成，中間沒有停頓。第三樂章可稱之為「軍事角度的戰爭」，顯示出盲目的戰爭衝動。第四樂章是戰爭的個人悲劇，通過變奏手法逐漸推至大屠殺的悲慘結局。第五樂章是戰爭之後，通過十九次主題變奏將聽眾帶回戰爭的苦難和絕望。結束樂段由低音單簧管吹奏主題的變奏，然後是小提琴的平靜、安寧的旋律，安詳地為這首戰爭交響曲畫上了句號。

蕭氏的《第八交響曲》令筆者聯想到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與《悲愴》相比，蕭氏的《第八》少些悲愴、多些憤怒；少些憂鬱，多些淒厲。這兩位俄羅斯作曲家表達方式不同，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梵志登和「港樂」在表達現代蕭氏的技法和風格十分到位。

(圖片由「港樂」提供，Merlijn Doornik攝影)